

An abstract ink and wash painting on a light-colored background. It features several thin, dark, vertical lines that resemble branches or calligraphic strokes. A prominent, thick, black, irregular vertical stroke runs down the left side. In the upper left quadrant, there is a large, solid red circle.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minimalist and expressive,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painting.

艺术的旋律与品格——

青年军旅诗人九家

# 艺术的旋律与品格

——青年军旅诗人九家

周政保 刘方炜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文化艺术出版社



1130943

## **艺术的旋律与品格**

——青年军旅诗人九家

周政保 刘方炜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40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88,000 插页 2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400 册

书号 10228·287 定价 1.25 元

ISBN 7-5039-0041-5/I·29

## 序

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一部分，军旅诗自有其独特的旋律与品格，而这种旋律与品格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钟情的——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诗界的风风雨雨，军旅诗领域也呈现了一种再生的新气象，而且冒出了一些能写自己的诗的新手。尽管这些新手也受传统诗歌的影响，但他们毕竟踏开了一条自己的路。

诗是一种最讲求语言形式的艺术，但它同样无法排斥诗人机智地思考生活的主宰作用。因此，一方面诗就是诗，另一方面又是诗不仅仅是诗。所以，诗要追求诗艺的上达，但也不可忽略诗的那种对于生活的发现——诗人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但感受到的、彻悟到的、甚至是演变为意象的，却是那样的不同。这是由诗人的素质及才华派定的，谁也没有办法。我们经常讲深入生活，但深入生活仅仅是一种途径，其目的还在于体验、感受，还在于写出好的诗。

在这本由我们编著的小册子里，共选了九位诗人的作品，并对每位诗人的创作作出了相应的评论。

所选的作品很难说是至善至美，但大都是值得肯定的。当然，选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选诗人更难）——这样，我们只好按照我们自以为比较客观的诗美标准来判断了。在我们看来，选诗与评诗都属于评论的范围，而评论的思路应该是宽广、自由的——就如诗的形象是自由的一样。尤其是我们感到，编著这样一本小册子，或许对军旅诗的发展与繁荣，会产生一点儿推波助澜的作用；倘若如此，我们将感到很高兴。

至于诗或军旅诗到底怎样写，恐怕是很难说清的。但我们想，最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写诗的过程不仅仅是写诗，而是完善自己的人格。写诗的人，不要老想着当诗人，而要争取去做一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诗人或者军人或者其他什么职业的人。纯粹功利观念是诗人的天敌，我们要时时警惕这个敌人。

以上为序，不知妥否。

**作者**

1986年12月临潼兰陟疗

17650/02

## 目 录

|                   |    |
|-------------------|----|
| 序 .....           | 1  |
| 周 涛——             |    |
| 角力的神山之子 .....     | 1  |
| [附诗五首]            |    |
| 李 钢——             |    |
| 从深海中寻找自己的诗 .....  | 28 |
| [附诗五首]            |    |
| 晓 桦——             |    |
| 黑色的鹰，在空中歌唱 .....  | 48 |
| [附诗五首]            |    |
| 程步涛——             |    |
| 从硝烟中升起的庄严诗情 ..... | 66 |
| [附诗四首]            |    |
| 贺东久——             |    |
| 玫瑰与刺刀的炽烈礼赞 .....  | 83 |
| [附诗四首]            |    |
| 陈云其——             |    |
| 写出一个深蓝色的世界 .....  | 99 |
| [附诗三首]            |    |

王小未——

在浩瀚的大漠上托起自己的灵魂 .....119

[附诗四首]

程童——

当代士兵走向新世纪的足音 .....136

[附诗三首]

蔡榕芳——

古老高原上一匹忧郁马驹 .....152

[附诗四首]

后 记 .....166

周 涛——

## 角力的神山之子

哦，我的坐骑，我的健美的情人  
已经开始变得无法安分  
它焦躁地刨着前蹄  
咬紧铁嚼，猛烈地扭动头颈腰身  
喉咙里压抑着颤抖的低鸣……  
我的久困于厩下枥前的烈马呵  
它终于又看见旷野了——

这是一匹何等神奇的良骥。随着这匹良骥“焦躁地刨着前蹄”，“猛烈地扭动头颈腰身”和“颤抖的低鸣”，我们的心中不是腾腾地潜升起一股那样亲切和熟悉的当代社会生活的情绪吗？那匹“久困于厩下枥前”、“终于又看见旷野”的烈马，不是浓浓地引发我们对民族历史的追忆、对时代巨潮涌动的亢奋、乃至对一己命运转折的感慨吗？

诗人周涛，随母亲在马背上颠簸十个月 后于1946年生于山西潞城的军旅之中，之后，又继续随

父母“鞍马颠簸”、“一双黑亮的眼珠／老是凝望布满硝烟的天空／吃奶的年纪／吃的是小米／他象是懂得这一切／坚强的生命／接受战争的洗礼”。九岁随父母来到新疆，中学时是小有名气的体育明星，曾被选拔为专业运动员。十九岁考入新疆大学。1979年入伍从事专业创作。十六岁就提笔写诗，二十六岁发表了现在羞于出口的第一首诗，自称“七二年发表习作，数年之间，随波逐流，不知诗为何物”。七九年出版叙事长诗《八月的果园》，虽“撷取风情民俗点缀其间”，语言、韵律、结构不无令人击节之处，但今天读来毕竟恍惚有隔世之感了。

那不是周涛，那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周涛。

当我们提到“诗”或“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应该本能地升腾一种由衷的崇敬之情，因为“诗”应该是它所由之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最敏锐最诚挚的儿子的心灵之曲。“诗人”的称号不只是一顶桂冠或一个荣耀，它应该是一种神圣的人类精神的永恒信任。再没有比艺术(艺术的本质应该属于诗，在最为深邃的意义上它们应是同义词)更能照存一个时代的了。一个虚伪浮夸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说，只能出产同样虚伪浮夸的艺术的赝品；反之，一个朗朗辉煌的时代，必然升起灿若群星的艺术瑰宝。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诗人的周涛是时代的儿子，虽然他自

己那么偏爱“历史感”，但他首先属于时代，因为这种“历史感”本身就是时代所赋予的，是时代所意识到的历史感。虽然周涛以大西北那高峻的群山为伍，但他还是要首先属于时代，因为那高峻的群山之上的伟力是在时代的感召下升腾起来的。

时代精神，严格地说起来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传统的承继与变革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所迸发的民族精神，它犹如奔腾于地壳之下的岩浆，是一种民族力的潜积与喷突。只要是真正属于艺术范畴的东西，无一不受到这种潜积与喷突的民族力的冲促和左右，因为艺术是人们的心灵对时代生活的最为真切、最为深邃的洞察和表露。在艺术作品中，时代精神的表现是与作者本人的情感气质融合在一起的。从小的鞍马颠簸，塞外粗犷环境的熏染，家境命运的坎坷艰辛，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迭遭变故，使得周涛养成了沉雄坚毅的个性和剽烈豪勇的气质。当新时代勃发的巨潮滔滔涌来之时，他的个性、气质与这种壮阔的时代巨潮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时代巨潮唤醒了沉睡在他心中的生命蕴积，使之发韧于笔端，与时代巨潮溶注于一体。

另一方面，艺术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表现，是有不同层次的，特别是几十年来我们对艺术应有的独立的美学价值缺少真正的认识和尊重，使得时代

精神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被误解和混乱了。象那些简单地堆砌零散的时代生活现象的作品，如果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时代精神的话，那也是很外在的皮毛的显现，是对时代精神的低层次的把握，而且这种把握是相当模糊和不自觉的。再高一个层次，虽然自觉地、清醒地把握了时代精神，但在表现上却失之于概念、肤浅和直露。周涛的诗歌创作正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如《伊犁马之歌》、《你将怎样回答生活》等即是。诗里那些掷地有声的句子，让人一边读一边感到时代重锤震颤的节奏，里面贯流着诗人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的思索与感慨。比之八〇年以前的《八月的果园》以及当时发表的《雪山水》、《天山南北》、《我们在塔克拉玛干撒网》等诗作来，前进的幅度是飞跃性的。但是，概念地、浅显直露地倾泻自己的思想和感慨，毕竟是艺术在新时代社会苏醒之初的呐喊，正如婴儿新生之后的啼鸣。这种啼鸣是新生命的标志，是神圣的和必不可少的。但婴儿是要长大的，他不会满足于这种的确是十分美妙的啼鸣。周涛开始探索艺术与时代生活和民族精神关联的更隐秘、更深奥的所在。他开始发现他所处的、养育他成长的大西北，那荒原、群山、戈壁、骏马、剽悍的牧人和勇猛的苍鹰所透射出来的一种旷远、粗犷、古老而又崇高的民族历史精神及浑壮严峻的大自然的伟力与时代生活的连

结。更真切地说，是他用那颗诗人所特有的聪敏、犀利的心去感觉到了“骄傲的北方”的灵性，于是，在他的笔下，大西北的山、水、人、物无一不迸射出时代精神的异彩、透示出民族伟力的底蕴。

时代精神是艺术本然的规定性，艺术家首先应具备时代所引发的思维、时代所赋予的感觉、时代所喷射的情绪，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一种当代意识看社会、看历史、看自然、看人生，于是这些物象便都被时代的霞色所熏染了，一些司空见惯的物象便都渗透了新的髓汁而被赋予崭新的意义。请看《牧人》

牧人呵

你的生命在驰骋中爆发光彩

飞奔给你以青春

你以驾驭最野性的烈马的姿态

勇敢地驾驭命运

牧人的形象在很多诗人笔下出现过，就是在周涛较早的诗中出现的时候也还离不开饮水思源的颂歌形象。但这首诗中的牧人首先是一位粗犷强悍的命运驾驭者，如果说他潜在地表现了从精神重压之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的主人公意识的苏醒与昂亢，该不会有牵强之嫌吧。

《荒原祭》是一首整体情绪很强的诗作，在这首诗里，作者同样很明确地把荒原作为一种象征的物象，清楚而又含蓄地说出了这个时代具有开拓精神和历史责任感的青年人要说的话：“即使我们／在荒原上建成一座宫殿／也希望自己的后人说／他们没留下什么／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片待垦的荒原”。这是与中国传统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封建意识和惰性心理截然相背的崭新的当代精神，是民族腾飞与振兴的标志，是一代新人的拳拳之心。

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放鹰》、《转场》、《鸦群》、《走出嘉峪关》、《对衰老的回答》、《伊犁河》、《长途客车》等，后来写的《猛士》、《士兵传闻录》、《朝拜你，我的神山和圣海》等，也属于这一层次，都是借助于生动的物象较为明确地辐射自己的主观意念，是一种趋于明朗、简捷的象征。到此为止，周涛的创作又经过了一次飞跃，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但这个飞跃仿佛还立足未稳，还不能在这个层次上高视阔步、如入无人之境，过去的那个发言人还在字里行间顽强地出现，指手画脚地在告诉人们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一种结论，而不是让诗所提供的意境本身给人留下更悠远的遐思。

也许我们对周涛太苛刻了，在很多曾在需要呐喊的年代以呐喊而闻名于世的诗人仍满足于作婴儿啼鸣的今天，周涛这一飞跃无疑是超越性的。但是

我们很快便会发觉这一要求对周涛来说并不苛刻，因为他不愿踉踉跄跄地走路，他很快站稳了脚跟，在这一飞跃的层次上向更趋成熟和谐的艺术境界迈进。《我属于北方》可以说是一个步入成熟的转捩点。这首诗虽然是用第一人称写成的，但诗人并不想通过这个“我”告诉读者什么意念和结论，“我”只是在那里用心灵虔诚地感觉和触摸，随着这种感觉和触摸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男性的北方”的“黄土高原粗犷的胸肌”和“山峰般的肩膀”，是“渲染我们种族的肤色”的奔泻激荡的黄河，是“严厉、任性的父亲”和“象他们的父亲一样粗壮的／北方的儿女们”，是“象他们的父亲的年龄／一样悠久沉重的悲哀／和象这悲哀一样沉重的坚忍”。这是今天的时代所透视的民族历史。指手划脚的发言人引退了，诗歌艺术在向更高的境界攀登。

这是《野马群》：

兀立荒原

任漠风吹散长鬃

引颈怅望远方天地之交

那永远不可企及的地平线

三五成群

以空旷天地间的鼎足之势

组成一幅相依为命的画面

这是《一座名叫博格达的峰峦所塑的雕像》

阳光的刻刀  
雕镂着这座突兀的  
巨大的形体  
劈出山峦隆起的肌肉上  
强犷雄健的线条  
每一层沟壑细微的纹脉  
所产生的变幻和阴影  
隐隐显示那看不见的骨架  
一个伟大的支撑透出的魄力

这里，诗中物象的象征意义变得雄浑博大，不好轻易把握了。正由于这种不好把握，它所带给我们的诗思才更加深邃旷远。但是从这种雄浑博大的象征中，我们依然可以很鲜明地感觉到时代那强劲的脉搏的跃动、那壮伟的氛围的覆盖，感觉到豪迈、亢勇的时代的民族精神的涌流。

《角力的群山》、《鹰之击》、《雪和雪线》也应归入这类作品，而《神山》则可以代表这种具有雄浑超远的象征意义的诗作高峰。周涛的这一类诗，已让人感到一种矗立于天地之间的巨大无朋的总体寓象的存在，这个巨大的总体寓象又是那样亲切地跳动在我们的脉搏里，流贯在我们的血液中，成为生活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具有雄心远志的新一辈人所高擎的民族积极精神。

这是《神山》：

难道死在它胯下的人还少么？

使朝拜的香客们从精神到肉体匍伏  
使探险者的灵魂留下不可平复的惊悸  
使强壮的山民目光变得愚钝  
大批的驼队出发而驮回尸体  
他总是强迫人们承认自己渺小  
在原始的蛮力面前感到神秘

但是朝它进发的人就少了么？

所有上一辈人因困惑而编出的传说  
都可能大大激发下辈人的好奇  
为证实自己信念的能量、意志的拉力  
体魄和智能的持久性与爆发性  
人的生命便不会总是躲避艰险  
向神山出发的队伍显得异样庄严

万一我倒在这一条路上呢？

我不怕，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  
我不是作为冒险家和厌世者而来  
我怀着使命又带着新奇  
使命在我心中要比这山峰更高  
他的头颅总是高出了一切之上  
我不感到孤独，所以我有力

《神山》全诗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自成一体，上下又互相联结。全诗通体贯注了苍旷、壮瀚、伟岸的气势和深沉、神秘的情绪氛围，平凡而又神奇的物象给人超远飘逸的遐思和深沉凝力的撼动，从今天的时代贯通远古的精神，用人生的襟抱囊括宏大的自然，以深邃的哲理穿透丰厚的感情，从而使之成为高境界的艺术晶体。

诗人，应是大地之子、历史之子，应是时代之精英。无论是对于周涛，还是对于其他献身于诗的人，这个目标都是极为神圣的，虽然它是那样的遥远。

（周涛近年诗作收入三部诗集：《牧人》，四川人民出版社；《神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野马群》，上海文艺出版社。）